

中 國

新 聞

龍 賢 唐：編 主 兼 人 行 發

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 普選幕後戰白熱化……………(側面報導)
- 德魏邁使華前後……………(新聞觀察)
- 剿共決策的幕前幕後……………(政局分析)
- 邊疆監委倒王世杰……………(外交側聞)
- 神秘的飛碟之謎……………(美國通訊)
- 新華社在倫敦……………(新聞園外)
- 關於台灣女人……………(抒情通訊)
- 韓文煥含冤記……………(曲綫新聞)
- 大選的誘惑……………(時事漫畫)
- 新貴臉譜……………(諷刺速寫)

版 出 社 聞 新 國 中

普選幕後戰白熱化

本刊政治記者 海 鷗

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的選舉程序已經決定，這時，正是這一齣熱烈緊張戲劇揭幕的時候，中國歷史上從沒有過人民選舉代表參加政府的記載，也從沒有過各黨各派依靠人民的選舉爭取政權的政治，無疑的，這是新時代新中國的考驗。我現在謹將所知道的各種有關選舉的幕後事實，介紹給讀者，希望我們的讀者能作將來這頁歷史的見證人。

我們在數日前立法院正在草排選舉法規的時候，曾有多數贊成的立法委員，否決了現任立法委員得為下屆當然立法委員的一案，從表面看，我們賢明的立法委員，將一定是以大公無私的態度從事競選的，其實不然，若干與競選有關的大員們，在暗地下面就不知埋怨他們多少次，認為他們利用職權，控制一切了。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選舉的各種附表，有些似乎無須立法院來決定的，但他們也控制不放，結果，全國工商團體抗議在先，全國婦女團體不滿在後，社會部也認為立法院決定職業團體的名額分配表極難執行，認為組織嚴密的工商團體名額分配過少，而組織鬆弛的教育團體，却分配到想像不出的過多的票，是不是立法委員活動教育團體票子較有把握而出此呢？

好些，將來選舉如何辦理呢！據社會部消息，日向該部聲請登記的婦女團體頗不少，這大概是開夜車的辦法了，所以，爭是爭了，但自己却毫無甚流，看樣子，這些三五人組成一團體的所謂女界名流，將來都有當選希望了，然而，婦女團體還是不滿的，他們抗議立法院將中央婦女團體選出主委三十名，核減成二十名，理由是現在中央婦女團體不止二十個，實在不够分配，但要够分配，也就無須競選了。

小黨競選無羣衆

小學教員當委員

控制或爭奪分配名額，或許各有各的理由，但作為一個參加競選的民主黨派，似乎無須要爭了，到時大可以各顯神通，看誰獲得選民擁戴就行，事實上却又不然，青年民社兩黨現在就在和國民黨大打交涉，而商討什麼比例提名辦法，并要地方政府協助他們黨員當選。說來也的確可笑，遠的且不談，就如最近三黨提名決定的各省市選舉事務所委員名單，我的一個沉默有年的朋友——小學教師，也叫青年黨提出為某省選舉事務所的委員了，這最後一點的人的資本都動員了，又何必爭什麼代表比例呢！難道不成時便將人綁來作為青年民社黨員不成？同時，話又說回來，如果沒有保障，這次普選，這些沒有羣衆基礎的小黨，結果一定是够凄慘的，這予他們今日所處的地位，當然也非常難看，三黨研究選舉的九人小組迄今未開，看他們能鬧出什麼完全的方案來吧！

(下轉第十七頁)

婦女名流齊參戰

組織團體開夜車

爭代表分配名額，是從上次國大開會以來就開始的，記得邊綏及土著民族，職業團體及婦女團體都會面紅耳赤的爭過，其實，有些爭論也會令人喪氣，婦女團體，現在在中央及各省市登記的就沒有

中國新聞 第二期

發行人：唐賢龍
主編人：朱邁之

編委：王公維 李焯明
海鷗 褚光明

出版者：南京中國新聞社

社址：珠江路桃園新村一號之三

電話：二二九九三

城南辦事處：中華路許家巷友安里六號

市區辦事處：珠江路六十八號內

南京經銷處：中正路四十號光明書店

總發行所：中國新聞社

出版日期：民國卅六年七月廿三日
數：每月兩期，半月一次。每期零售國幣三千元。

下期要目預告：

(一) 誰當普選後的第一任大總統？(政局預測)

(二) 透視黨國合併(新聞紀事)

(三) 東北共軍攻勢的波瀾(戰局解剖)

(四) 孫科思想轉變三步曲(人物春秋)

(五) 訪問張學良記(台灣通信)

(六) 活躍在中國的外國記者(新聞國外)

(七) 西南人事大變動(內幕消息)

(八) 遼東半島的幾個鏡頭(實地報導)

魏德邁使華前後

司徒雷登使華，是馬歇爾撤出的第一支牌，魏德邁使華，是馬歇爾撤出的第二支牌；如今，第一支牌已失敗了，第二支牌是否能成功，還有待于事實的表現。

本刊專欄記者 音 克

(本刊新聞分析)

關於魏德邁使華的謠傳，還在去年春天，當魏德邁將軍尚留居滬上，未曾返國以前，司徒雷登博士亦整居燕京，矢志教育，美國駐華大使一職始終懸虛之際，當時，杜魯門總統和其副國務卿，早就擬以魏德邁將軍繼辦兩利使華的意思，杜魯門總統甚至已將委任魏德邁將軍使華的命令放在辦公桌上。但馬歇爾將軍突然一封密電飛到白宮，請杜魯門總統暫緩發表魏德邁，而建議以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博士為駐華大使。後來，當華府方面宣佈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時，不僅使中國方面感到驚訝，抑且使全世界的人士感到震驚；因馬帥此舉，實出人意料之外。事前馬歇爾曾經數度晉謁蔣主席，徵詢蔣主席的意思。而馬帥更會頻頻與宋子文，王世杰諸氏接談。馬帥當時之所以要數請司徒雷登博士出山，而中止魏德邁將軍使華的原因，自然是為了顧及和談，緩和中共人士的態度俾使中國能走上和平建設之路。蔣主席當時為了想急切謀取中國和平，遂亦欣然答應。因魏德邁將軍一向是反共中堅，中共方面認其為「親政府派」，故當報紙上剛傳出魏氏或將使華的消息時，中共代表團駐京辦事處與延安方面，即會予以猛烈抨擊，表示反對；至於司徒雷登大使呢，則是一個德高望重，桃李滿天下下的學者，和中共的願望中，即有他是他的學生，司氏無黨無派，具有宗教家的信仰，和自由主義的思想。對於政治，本來毫無興趣，當馬帥讓渠出使時，司氏曾一再堅辭，無奈馬帥苦苦教勸，頻頻促駕，最後，司徒雷登以情而難却，終于以「殉道者」的精神，勉力出山。假使馬帥當時不以司徒雷登代替魏德邁，則國共早就破裂，戰場上又不知道要增加多少死傷的人民；地獄中更不知道要彌添多少冤死的鬼魂。但換句話說，假使魏德邁將軍能在那時使華，則中國政局，也許早就「明朝化」，決不致拖泥帶水的拖到今天。

司徒雷登博士出山 魏德邁氏黯然返國

自從華盛頓當局，發表司徒雷登博士使華後，中國政府方面，有一部份人士歡迎，有一部份不悅；中共方面則比較高興，然也並不因此樂觀；但中國廣大的人民，對於司徒雷登的任命，則均報以熱烈的歡迎，而更懷有深切的期望：期望這一「好好老人」，能够協助五星元帥，早日完成促進中國和平的使命。魏德邁將軍是時正閑居於上海華樂大樓，以中國戰區美軍之任務業已完畢，乃黯然返國，屈任第二軍軍長，駐紮巴的摩爾附近，以迄于今。迨後來馬帥調解和談失敗，返國繼任國務卿時，這一轉職中國戰區之魏德邁將軍，遂逐漸被人暫時遺忘。

魏德邁將軍，係美國中部內布拉斯加州人，一八九六年七月九日生於俄馬哈城，二十二歲時，畢業於美國軍事學校後，即以少尉階級入陸軍界服務，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於一九一九年六月，曾派往歐洲戰場見習。同年九月間返國時，復入本軍步兵學校繼續求學，一九二〇年六月六日，又任職於陸軍步兵第二十九旅。一九二二年，復回本軍步兵學校，任該校校長馬爾朗准將的副官。未幾，即隨馬爾朗調往馬尼拉工作，曾先後供職于步兵第三十一旅及五十七旅。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間奉調返國。一九三一年第一次來華，駐在天津一年多，翌年又調至菲律賓，任何里幾多爾半島炮台司令馬爾朗少將的副官。於一九三三年回國，再入堪薩斯州里雲窩堡之參謀學校深造。一九三六年畢業後，即任陸軍參謀處參謀，前後工作凡十八年，始升為上尉。同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八月間，他又前往德國，入柏林陸軍大學求

將昨天的歷史，寫給明天健忘的善良的人們，因為這政治激流，將改變中國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內的社會面目。

剿共決策的幕前幕後

從討伐令的醞釀到加強總動員令的頒發

之一 遺

這半個月來，中國的政治風向，作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醞釀一年多的「剿匪軍事」，總算名正言順地明朗化了，藕斷絲連之國共談判的殘局，已風消雲散，和平談判之門，已關門下閉，中共問題政治解決一詞，祇好留待歷史家下註解。

這一般政治激流，把全國捲入一次對立而決定性戰爭裏，把人們胸中存積的所謂戰後的和平建設的理想暫時擱在一邊。這激流將改變中國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歷史。半月來政局的劇變，結束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十年來的關係。

這是國民政府中最大的執政黨——國民黨一次艱巨奮鬥的結果，對黨內，對黨外，也是對國際的。國民黨這個對內——也可以說對外重大決策的完成，是經過長期間的論爭、折衝、研討、才獲得的，一個龐大的黨的意志，決不如個人意志的決定那麼單純是必然的。

本來，下討伐令之聲很高，而大有可能如此做的，結果，祇是通過加強總動員案而已，（動員令在抗戰時下了，從未撤銷，而且仍舊是在動員中，祇是些被動員的人民，被勝利沖淡忘了而已。現在，祇要加強就行了，加強總動員的意義是改變對象，從前動員是對付「日寇」，現在加強動員係對付「共匪」，就是這樣）。為什麼不下討伐令，而終於變為總動員案？這段經過，我們實在不能留待將來寫黨史或寫國史的來記述，這些幕前幕後的場面，即使是昨天的歷史，今天我們也都知道。

內政、外交、經濟焦點下

促使執政當局改變政策

問題必須從東北戰局說起。報警的是東北副長官孫立人，由東北飛京，據軍方私人透露消息，孫立人向蔣主席要救兵，而且要空運，否則請最高軍事當局修改戰略，全部撤出東北。當時各地膠着狀態，無兵可派是事實，於是政府委員中大行贊同由東北撤退之意見者，在中常會上孫科就是其中主張撤退之一人，不過他別有做法，他主張藉此激起國際反應，但蔣主席絕對堅持渠之信心。其後，由華北空運部隊往長春，雖挖肉補瘡，一時華北緊張，致撤出十九縣。但東北是穩住了，這是後話。

且說孫立人來京後，國民黨中常會即要求國防部長白崇禧報告東北軍事，白氏將國軍在東北失勢之詳情報告後，作結論謂：失利原因，在於士氣不

這是促成政府——政府黨中多數黨考慮改變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是由於蘇聯的刺激。蘇聯半公開地援助中共大肆攻擊東北，幾使二年來血肉築成的政府在東北的生命線，完全為之切斷。

第三個原因是外債的暫時失望——政府官員中一部份主張以改正內戰名稱作為促成借外債之實現。

在這內政、外交、經濟三方面之焦點下，使國民黨澈底考慮對共黨之態度。

下討伐令之聲蜂起

贊成反對展開討論

於是，國民黨中大多數中央執行委員，均深感問題的嚴重，應考慮一肯定之決策，有些主張對共黨硬幹，有硬幹自信的，也就是素來極疑與中共

平談判可能產生什麼好結果的人。在國共談判時，他們佔下風，沒有說話機會，現在輪到他們說話表示意見的時候了。

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是代表黨的各方面人物，目的相同，策略上的見解却不一定一致，這輩主張對中共採取重大決策的中常委，一部份主張應下討伐令，他們主張下討伐令已不祇一次，這次看來條件比較成熟。一部份祇主張加強對共黨之軍事行動，打出和平來。

黨內，除了以上二部份意見外，還有一部份是始終主張政治解決而苦無善策的人，他們深感連年戰亂，人民塗炭，形成了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這三、四種意見，表現在中常會上（監委也列席）情緒空前熱烈。

師出無名士氣不振

將軍元老力主正名

站在軍事立場上，白崇禧主張下討伐令，以提高士氣，元老中，力主下討伐令的幾佔絕大多數，其中尤以張繼老先生情緒非常激昂，大聲疾呼對共黨之戰爭應「正名」，名不正，言不順，師出無名，士氣不振。言之成理，舉座動容，還有一部份最有份份子，中執會的神經中樞，也贊同元老的「正名」，認為振作士氣，應速「正名」，爭取外援，亦應「正名」，發動人民，更應「正名」。東北以及全國的軍事上稍有失利，均因為名未「正」之故，孫副主席說也是主張下討伐令者之一。

硬性作法給內閣難題

討伐令違反政治藝術

反對下討伐令的，在國民黨中亦不在少數，主要的是張羣、王世杰、吳鐵城等人，現在的執政黨中執政的中心人物，因為他們負責實際責任，不得不考慮下討伐令後的許多實際問題，以及討伐令下後，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可能發生的困難，這些政治技術上的難題，使黨以持重謹慎的張內閣諸氏，認為下討伐令應慎加考慮，這種硬性做法，違反了張羣上台時的決定的基本策略的，他的內閣，雖不能說是個「談判內閣」，却也不是個「討伐內閣」，張羣在政治上弄的手法是復複雜而巧妙的，他的內閣是半硬半軟，以打求和的「緩靖內閣」，所以，下討伐令是他們所不取的。因為張院長的策略是如此，所以引起另一部份人的不同策略，他們認為

以張羣為中心的幾位，不痛不癢的做法，不如痛痛快快的打一下，不讓共產黨拖。為了政略上的爭執，而主張下討伐令的，一部份的意思，也可說是針對修正張羣的政略而發的。

和平老人迷信和平

深慮遠謀慷慨陳詞

反對下討伐令的，除了執政中心人物以外，還有在國民黨中接近民意的先生們，也是被時下目為政府中開明份子，熱烈主張政治解決，堅信國共問題終有和平解決的一天的人，但這些可敬的先生數量不多，而且是越來越少，有的已三顧其口而退避一邊了，能挺身而出，為黨為國勇敢陳詞的，怕祇有邵力子先生一人。他反對下討伐令，決不是如救國日報上所指責說過去是共產黨，現在仍同情共產黨，所以阻撓下討伐令，那些缺乏政治常識的話，邵先生以經歷多而觀察深，願慮遠，他認為下討伐令是否能完全鼓舞士氣作用頗有疑問的。軍事解決是否有把握，也得多加考慮要求，不下討伐令也是在打，何必一定要下討伐令？對目前國內情況來說，討伐令能發動些什麼來支持政府，事實證明是發動不了什麼的，同時，討伐令決定了國共永遠決裂，將來毫無轉環之餘地。

除和平老人邵先生外，又出現一位和平老人，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先生，他對討伐令的意見，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大約與邵老意見差不多，其次是以政協起家的雷震，雷震的關係是接近執政中心人物的。他可以說是這個政治集團的後起之秀，他對下討伐令的意見，和他所接近的人物意見是一致的，在中常會裏，只是沒有他說話的機會而已。

為了黨的共同利益

各方面貢獻了智慧

國民黨所以保持著它本身巨大的力量，掌握政權，就是憑它有這些風雲人物，為黨的總目標，從各方面去考慮，各方面貢獻他們的智慧和意見來討論，以求獲得一個共同的結論，指導黨的行動。一個黨如果意見單純，那就不成爲一個黨，祇是一支軍隊而已。

這樣，在中常會中，便掀起了政府改變最高決策論爭的浪潮，這次各方面意見，也可說代表黨的各方面的意見，決定把這意見綜合起來，報告黨的最高領導人，當時推定吳鐵城、陳立夫兩氏任謁蔣主席，將會中情形報告

一番，並聽取指示。

推出小組負責研討

選派二人報告主席

那次中常會中，當時即決定推出一個小組，來專員研討改變政策問題，參加的有陳立夫、吳鐵城、白崇禧等人，由這小組決定方案後，交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當時也有提議召集一次聯席會講來通過，因為時機緊迫，故吳鐵城、陳立夫兩氏，銜命致電黨的總裁召集中常中政聯席會，並請蔣總裁親臨主席，吳陳兩氏，所轉達黨的領導羣的意見是被接受了，定期召開聯席會作最後決定。

從那天中常會起到兩會聯席會止這一段的時間，黨的小組幾乎每天都在丁家橋中央黨部開會研討，會議認真地進行，從傍晚直到午夜十一、二點鐘，待回家睡覺時，已是次晨零時了。

旁觀者清司徒進言

美方考慮將來處境

在這研討期間，美方對中國政府可能對共黨下討伐令一點，表示了相當關切，據說美大使司徒雷登曾勸調蔣主席一次——說是他第一次去北平之前，曾勸中國政府不必如此做，保留些伸縮性。同時，他說：「這並不祇限於國共問題，可能影響更大的國際關係。」

中國有句俗話：「旁觀者清」，據說，主席對司徒大使的好意是有同感的。這次討伐令祇成爲幕後醞釀而未見諸事實，這也是一個原因。

一般說來，美方的意見，當然是基於華盛頓國務院的意見，因美方對於中國下討伐令一事，可能給予美國在遠東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美方除考慮自己利益外，確也替中國政府考慮，據接近美使館人士之觀察謂，爲了便利在有利形勢下，繼續援助國民政府，討伐令一下是不利的，如國民政府正式下討伐令後，美國必須考慮改變援助之方式，這會使美國在國際上處境更加困難，美蘇關係亦將更多一層難關。（因當時馬歇爾授歐計劃，蘇方向未明顯拒絕）。

政治激流水到渠成

兩片落葉隨風飄去

其次，要談到政府黨中的二小黨，是這次政治激流裏的兩片落葉，水到渠成，大勢所趨，只有隨波逐流而已。

話也沒有那麼簡單，其中還是有些曲折的，民社黨黨魁張君勳政治手法素來高明——他還有相當書生氣，民社黨入閣之初，還和平使命自任，現在輪到他們來下討伐令，總有些不習慣。張君勳之推動民社黨入閣，與他兄弟張嘉璈之居間有關，張嘉璈不一定是贊同下討伐令的，總之，張君勳的收見與現在內閣是比較接近的。

退一步說，張氏過去是以第三者自居，在這樣微妙關頭，也少不了要做個姿態，何況民社黨內糾紛未了，這件事便更加重了他的困難。

張君勳本書生之見

快車晉京竭力反對

在通過加強總動員案的前一天，張君勳由滬快車直奔南京，見了蔣主席，發揮他的書生之見，據說他反對下討伐令。至於加強剿匪軍事，加強總動員案是否同意，祇要看張君勳先生次日快車回滬途中，他的黨徒已舉手通過加強總動員案這一點，已足說明一切了。

青年黨呢？對共黨素無好感，從政協起，祇是表面光而背後互相攻訐，除了李璜開溜一些外，現在任國府委員的青年黨份子，幾乎與共黨完全懷有敵意的，左舜生是青年黨一尊大砲，砲口早已對準北方，坦白得可愛地承認了已和共黨處於敵對地位，所以，青年黨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在國民黨中常中政聯席會上，通過加強總動員案那天，祇像舉行個儀式一樣的很順利便通過了，蔣主席主持了這儀式。於是討伐令改爲加強總動員令而已。

張羣接受黨的決定

一任內閣二重政策

當通過此案以後，某委員曾笑問張羣院長：「你有什么意見沒有？」這意思是張羣並不贊同如此做的，這決定與張羣原來的政策是衝突的，當時一般中委估計：張院長可能辭職，（當時這風聲，曾一度很緊，但過後便又雷大雨小了。）故張羣祇表示：「我當然照黨的決定去做，過去也是照黨的決策，現在我還是依照黨的決策。」在許多中委錯誤的估計下，張院長終於繼續努力了。

邊疆監委倒王世杰

禺立然

外交側聞

在友邦不夠友好的困擾下，他成了棄矢之的，有人認為他是改變對蘇外交的絆腳石。

隨着中蘇邦交的惡化，張羣內閣中之外長王世杰的實座，已逐漸開始搖動了，最低限度，目前倒王政的攻勢，確在黨內黨外展開。

自北塔山事件爆發後，中國政府曾迭向蘇聯提出抗議，沒負外交責任的政府委員，均自動起來發動攻勢；而負責外交的王外長，仍舊抱着他那一貫平穩的作風，慢條斯禮地，小心翼翼地採取守勢，大有應付不來之勢，這便引起了政府方面某些委員，和國民黨中一部份領袖的不滿，他們不但不滿王外長在事件發生後窮於應付的外交作風，更不滿王外長歷年來的外交策略和他的外交成績，今日中蘇邦交之一切關鍵，皆基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那一張紙，這項條約的本身，在某些要人看來，自然是中國大吃其虧，而更糟糕的便是吃了虧後，依然不討好，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因條約不能兌現，便弄得更加吃虧；故大不能接收，外蒙居然向祖國爭奪疆土之的發洩器，變為了中國外交失敗的罪人。因為他是四年來的外長，他和宋子文夫莫斯科，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但到現在為止，他依然一層不變，依然堅持着妻妾忠實履行這條約，這對那些策動推翻這條約或修改這條約的政府方面一部份顯要，是一個極大的障礙，蓋他係中蘇友好條約的執行者，然而，事實俱在，這條約執行得實在太壞。因不論任何條約，均須雙方面遵守方能有效，倘一方面沒有誠意，條約即等於廢紙。

每年召開中全會

照例要遭受攻擊

王外長受黨和政府與他政見相左的政團的攻擊，已不止一次，更不今日始，過去每屆中全會，照例均要被「討伐」二次，句句像針，每次均被攻

擊得體無完膚，惟以往祇是原則上的論爭，這是一個執政黨中常有的現象（如英工黨大會中，黨內反對派即常指責貝文外交便是一例）但這一次，因為事件的果敢和事態的嚴重，不比尋常，故在朝在野，黨內黨外，攻擊王世杰的聲勢也不比尋常，王外長像小學生上考場一樣，這次可真碰上了。王世杰在內外夾攻下，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必須兩面作戰四方應付，來保衛他的外長的實座，換言之，也是為了要保衛張內閣的外圍路線。因王係政學系中最穩健的一位能手。也是張內閣中一把最得力的交椅。

兩面作戰，四方應付

穩扎穩打，關門政策

他在兩面作戰中，採取的戰略是關門政策，也就是穩紮穩打的防守戰，以他一向小心謹慎的態度和作風來渡過這難關。故在北塔山事件爆發後的後天，記者見面，他照例出席的記者招待會，也照例幹着不出席了。王外長只出席了一次參政會駐委會做了一次箭靶。他封鎖關於北塔山事件的情報，俾使蘇要們均不知其詳，這使許多要人憤怒了，他曾下令外交部大小職員，不得與部外任何人談及有關外交方面的事件，故外交部大小職員，均際若寒蟬，變得沉默可怕；而外交部那座廿世紀嶄新的大樓，也變得像一座陰森的古廟。

主張對蘇強硬外交的先生們，對王世杰均恨之入骨，王世杰是他們的絆腳石，他們認為對蘇改變外交政策，首先要拋棄王世杰下台是必要的步驟，而在外長呢，他在充滿了敵意的參政會駐委會中，居然說了句非常勇敢的話：「外交政策，決不變更！」

傳出意外風聲

外交部長貪污

在這時候，敏感的記者已微聞風聲，說有人在策動檢舉王外長的貪污，這簡直是個非常新鮮的消息，外交部長貪污，真是動人聽聞。

據說王會貪污了八萬美金，這數字似乎不大，這是監察院提出來的，後來也就沒聽說了，大概因為這一着不夠作為攻擊的利器，因八萬美金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外交貪污，祇是王外長在出席五外長會議時曾用去了八萬元，報銷上的手續尚未辦清而已。貪污不能成立，故這件事，不久便擱了下來。但到了七月八日，據聞又有了新發展，題目由小變大，罪名也官冕堂皇，動也重了，由檢舉變為彈劾，直截了當，就是要王外長下台。

邊疆監委提彈劾

罪狀是：外交軟弱，交涉不當，無能失職。

這彈劾的策動者是八個監察委員，都是新疆蒙綏等邊疆的人士，因為他們對於北塔山事件有切膚之痛，遂憤而聯名提出彈劾，雖不免感情衝動，然也理直氣壯。

據申報所載：罪狀不外兩大條：外交軟弱，交涉失當。怒髮冲冠的監委，把所有過失：一切都加在王外長頭上，旗幟大連的遲遲不能接收，東北的工廠被拆走，東北不能順利接收，近如外蒙軍的侵入阿山區，攻擊北塔山等等的一篇流水賬，均寫在王世杰名下，要王世杰來還這一筆血債，因許多邊疆監委認為假如不是王世杰把持外交部，要換個強硬一點的人出來，則旅大早已接收了過來，即使接收不回來，也應當有更強硬的表示，使蘇方不敢再得寸進尺，那蘇蒙軍攻擊新疆一事，也根本不敢發生。這是王世杰的無能，與事前缺乏遠大的眼光。而事後呢？又處理不當，一紙抗議，遭蘇方和外蒙反駁得拾不起頭來，二次抗議，根本即無從抗議，雖然黨中一部份情緒激昂的人士，均堅持應作更強硬的抗議，但外交部始終沉默無言，毫無動靜。結論是王外長無能失職，應接受彈劾，掛號而去。

旅大不能接收

並非部長之過

素來平靜的監察院，那時突一反常態，忽然吵吵嚷嚷，煞是熱鬧，指責王世杰之聲也甚為喧嘩，于老頭子右任，亦莫可如何，只好太息。

新 貴 臉 譜



大 選 與 動 員
陸 行 夫 作

中蘇邦交的事實困難，已有目共睹的，實成王世杰一人，似不免感情用事，因王外長為接收旅大，本年春曾鼓足勇氣去東北，欲與蘇方談判，王氏到達北平，已覺北方空氣沉悶，北方有識之士即勸阻王氏，以目前情形，前往談判必將碰壁，不若終止此行，待機徐圖發展為佳，王世杰以外長之敏感，遂中途由北平折返南京，未去瀋陽。

政府對蘇外交，素來慎重其事，外交部長並無獨斷獨行之權力，最後決定之權不在王已是常例，外交部不過奉命照辦而已。

蔣主席對中蘇關係，素持溫厚謙讓之態度，不像一般感情衝動者之缺乏深思遠謀，中國俗諺云：「遠親不如近鄰」，即係此意，中國對蘇聯外交方針，亦係本此而出發。

一幕好戲倏然閉幕

所以，倒王運動雖已醞釀很久，但成效不大，一旦給報界揭出後，中央社除代王發出開講之新聞，邊疆監委白瑞亦出面否認無其事，結果，還是不了了之，於是，一場倒王的好戲，剛開始便又倏然閉幕了。

神祕的飛碟之謎

像原子彈投在廣島時爆炸的一霎那，美國人對於飛碟，亦如日本人對於原子彈一樣，感到眩惑而又疑懼：這是一種秘密的武器，還是一種虛無的幻覺！

本刊華威頓特約記者黃河寄

(本刊華盛頓訊) 像暴風雨前一陣輕微的旋風，像原子彈投在廣島爆炸時一霎那的震撼，美國人現在對於「飛碟」，亦如日本人以前對於「原子彈」一樣，感到眩惑而又疑懼，他們眩惑的是：這「飛碟」究竟是什麼東西，是那一個國造的？為什麼會那樣的神速玄秘，虛無縹緲？他們疑懼的是：這也許又是一種秘密的武器，其威力說不定比原子彈還要大？假如再一次大戰爆發時，白宮方面能擔保美國人的安全嗎？故自從「飛碟」于上月稍突然出現在美國的天空後，美國人的神經上，都感受了一種微微的震驚，而在他們安全感極強的心靈上，更蒙上一層薄薄的陰影。

飛碟襲擊美國

全球人民震驚

最初在美國境內發現「飛碟」的，是愛達荷州一個名叫皮萊特的商人，據他說：「當我在六月廿五日，于俄勒岡的高空，發現此類有如彗形之閃光物時，我的確不知其為何物，迨至後來科學家都稱這一種有如彗形之閃光物為飛碟時，我方才知道它就叫「飛碟」，然亦有人稱其為「飛盤」。總之，它的形狀像碟，又像碟盤一類的器具，我用望遠鏡，看到它每小時以一千二百英里的速度疾馳空中，

轉瞬即在白雲悠悠的晴空消逝。和我在一起的同伴，也有很多人都曾親眼目睹此「怪物」，但都不知其名稱與功能」。當皮萊特向報界宣述此一奇跡時，眼睛中尚閃閃發光，驚疑莫定。又在七月四日，自大西洋以至太平洋，自加拿大以至墨西哥灣沿岸之人民，均曾目擊此種「飛碟」掠過。至七月五日，華府方面曾接得全美各地之報告：謂全美各地，已有四十四州廣泛之區域，均曾在蔚藍的高空，相繼發現速率甚大之「飛碟」。另據費查爾特工程公司飛行員貝爾特在蒙達那州向報界人士談稱：「余于七月六日，駕駛C型飛機，代農墾局測繪海倫那及黃石公園間之地形時，因分油器發生障礙，正擬飛回檢查，余遂與攝影師蘇丁兩人，乃在一萬二千四百呎的高空，以每小時三百六十哩之速度飛行時，不意余等之背後一百碼處，竟發現一直接徑約十五呎，厚四呎，狀如球形之「怪物」，余無以名之，暫以「飛碟」二字代稱或較適當，此「飛碟」形如蛤蚌，全身作銀灰色，頂上嵌有圓頂之玻璃。當此飛碟正以極快之速率，飛經余所駕之飛機時，余正設法迴避，但此球不巧正與余飛機所射出之氣流相遇，頓時，即與蛤蚌一樣，分裂兩半，迴旋墜于蒙達那西部梅迪林山脈中之松根山中。當其爆裂時，余舉目四顧，但見碎片飛舞，宛如銀花流星，四散飄零，紛紛下落，景狀至為神奇！」

當「飛碟」最初出現在美國上空時，美國有一部份心理學家，均認為係一種想像的幻覺，如某著名之心理學家便云：「此種現象，或係一種紅血球經過眼膜反光所致」，而另一心理學家教授亦稱：「在強烈的暗示下，吾人可見任何東西！這也許是美國人神經過敏時一種幻想的錯覺！」白宮方面復于七月八日宣佈：謂美國西部海岸曾有某魔術家，致書杜魯門總統稱：「困擾美國人民，為世界大惑不解的「飛碟」，實為其魔術之一種，蓋其在一種魔術時，因失去控制，致造成許許多多的「飛碟」飛散各地，如今，華盛頓與芝加哥，洛杉磯等地之私人團體，因此已貼出許多懸賞的廣告，獎勵尋獲「飛碟」者，可領取獎金三千美元。如揭出真正送出此「飛碟」之人，則獎七千美元。但迄今尚無一人前往認領。足見白宮方面所謂的某魔術家失去控制，散失「飛碟」的那一套「官樣文章」，純屬子虛。惟美國各高級官員，最高者如杜魯門總統，在表面上，雖然對於「飛碟」力持鎮靜，但內心却已至為焦慮。又如前此曾主持比基尼原子彈試驗之布爾哥海軍上將諸人，皆不相信有一「飛碟」一物。發明飛碟之萊特，更認此種係一種宣傳作用，藉以支持國務院之運動，使人民自相驚擾，以為外國將對吾人有所行動，以刺激民眾。而著名之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教授于七月八日曾向新聞界人士談稱：

「余對於美國各地相繼發現「飛碟」一事，絕無意見發表。蓋余僅自紐約電話中，方得悉此事。」至美國其他著名之科學家，與航空當局，以及天文學家等，亦對於美國各地天空所發現之「飛碟」，無法解釋。然大多數之專家等，均認為此種「飛碟」，無法其形狀大概與飯碗相同，閃爍發光，在一至兩英里之高空，以高速飛行。或係利用無線電指揮飛行。

美國動員大批科學家研究

派數萬諜報人員四出搜尋

美國各有關機關，自從發現「飛碟」後，一面開闢，一面偵察，一面動員大批的科學家，心理學家，天文學家，以及其他的專家等悉心研究，一面更偵察四出，密派數以萬計之諜報人員，分赴各地探尋「飛碟」的秘密。而美國空軍當局，復於七月六日派出一百多架飛機，攜帶攝影設備，到各地去搜索。在六日清晨，P-51型機十餘架，曾自加里福尼亞基洛克陸軍航空站出發，P-51型機六架則自奧蘭岡州某基地出發，偵察一天，結果一無所獲。七月七日，續有美軍快速飛機十一架，裝置望遠照相機，曾遠飛至太平洋西北區海岸，惟仍未發現「飛碟」之踪跡，而南達科泰州之海岸防守飛隊，亦不斷升空探尋，希圖搜索當地居民所稱之銀色「飛碟」。是日長空萬里，依然毫無所見，至另一隊飛往加斯加特山之攝影航空隊，包括 P-51 驅逐機八架，A-26 轟炸機三架，經詳細偵察攝影的結果，亦並未發現任何一般民衆傳說的「飛碟」。但美國的科學家們並不氣餒，依然繼續不斷的加以研究。據陸海軍方面宣稱：此種「飛碟」，並非軍事方面試驗用之飛機，而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李林紹，則力言「飛碟」與委員會試驗工作無關。另支加哥天文學家「人則謂「飛碟」或係人造。支加哥大學氣象系主任寇伯認為決非殞星。西北大專大學印學院院長李氏亦公開宣稱：「吾人現已確知海陸軍方面，刻正研究各種世間所無之事物。至「飛碟」與向月球

發出雷達之信號，或屬同一之性質」。後據另一不願宣佈姓名之某科學家稱：「此等「飛碟」恐係「原子能變形」實驗之結果，速率甚大，可自地面操縱，半經廿呎，起飛時，一部份利用火箭推進，一部份利用無線電控制」。當六月二十五日，最初發現「飛碟」之皮萊特向報界宣佈此驚駭全球之發現時，一般人均斥其造謠，蜚之以鼻，認為無稽。但迄今報告會親見「飛碟」之人民已逾數千。其中，且包括訓練有素之飛行員，此事自益可憑信。而在本月四日時，愛達和州民衆二百人，另一批六十人，均曾親眼目睹飛碟之神姿。目前，美國東部九州，像這種類似的報告，均如雪片飛至，然對「飛碟」之大小速率，亮度，圖形非係圓形，與飛行姿態之奇異的波動性，以及若干特徵等，尙缺乏更詳細之材料。因日擊之民衆，均以意爲是，常各執一詞，以致無統一之報道，衆說紛紛，不一而足，十傳百，現在全美各地，不論都市鄉村，不論男女老幼，街陌巷尾，咸以討論「飛碟」爲茶餘酒後的談資。而各報章雜誌，更競相爭出號外，大事渲染，尤以赫斯特系之報紙雜誌，鼓吹最力，刊載有關「飛碟」之材料，不厭其詳，故銷路亦突然劇增。

現美國已獲得飛碟一隻

運往密秘地點加以研究

關於「飛碟」的傳說與真偽，一直到本月八日，方給新墨西哥州洛斯威爾陸軍航空站新聞處某情報官員所證實。據該所發表之公報宣稱：「關於「飛碟」之種種傳說，昨已證實，因洛斯威爾陸軍第八航空隊第五、九、九原子彈分隊隊報組，頓藉當地牧場與沙市郡官廳之協助，幸能獲得「飛碟」一隻。該「飛碟」係上週在洛斯威爾附近某牧場降落後，即由場主保管，查照第五、九、九原子彈隊報員馬亞爾上尉，馬遂向場主處領取取來一情，經詳細檢查後，現已送交某處研究矣。另據某一站報員談稱：「關於

所獲得之「飛碟」，現已由一架飛行盤盤，裝運至一不能透露之「高級總部」研究」。至「飛碟」之構造與形狀，該情報員則拒絕披露。惟據該牧場附近之農民稱：「當「飛碟」未降落以前，余等曾在每日清晨三點鐘左右，數度看見神秘之藍燈，該藍燈或即係所降下之「飛碟」，亦未可知。該「飛碟」直徑爲二十五呎，製造極精巧，並不能裝載人員，其速度限量，亦無從估計。究爲何家工廠所製，因無標記，致無法獲知。另據陸軍航空隊某官員談稱：現第一航空隊司令李梅准將，已首途赴俄及俄州之萊特機場，並會親李梅准將，已首途赴俄及俄州之萊特機場，並會親李梅准將：此「飛碟」係一透明之物件，極似箱形之風傘，果無法斷定此物。現此「飛碟」已墜毀，但其外殼顯係錫類之金屬所製造。此飛碟已于本月九日交由空軍物資部加以檢驗，似無危險性」。至此，「飛碟」確係一種實際的物體已無疑義，某些心理學家所謂「飛碟」係想像中的幻覺一說，已不攻自破。迨至本月八日晚，美國海軍情報處，復接獲檀香山之報告：謂「飛碟」曾於八日下午五時卅分，飛經珍珠港上空，目擊「飛碟」之海軍人員約一百餘人。據稱：此「飛碟」係銀灰色，與錫金屬相似，兩旁極速，亦無尾節，另據船員卡塞爾稱：「此碟飛行極速，中有一短時間，飛行漸緩，而在高空消失」。

自從「飛碟」不斷的出現在美國上空，而又經各方面的專家證明確有此物後，美國有些膽小的主婦，嚇得日夜坐臥不寧，睡不著覺。華府方面某一高貴的婦人，爲了怕「飛碟」噴射毒氣或氣團，曾動員了十幾個防毒專家，將她那一座富麗的大樓，用消過毒的橡皮做了一個大房子，罩在屋頂上，門窗也用橡皮做成帘子，準標必要時放下，並特別雇了一個傭人，專門在屋頂上用望遠鏡瞭望「飛碟」，一見影踪，須立刻通知管橡皮房子與帘子的傭人將橡皮套好，窗帘拉下，以資防禦。而好萊塢某一著名之女星，因爲恐懼「飛碟」會投原子彈，而

每天晚上均能在地窰裏睡覺，從這一類的小事情看美國，也可以窺知一部份美國人心理的反應。

飛碟是一種新式武器

惟目前尚在試驗時期

爲了要獲得「飛碟」的詳情，爲了要揭開「飛碟」的神秘，在這一週內，我曾訪問過很多專家，也曾訪問過目擊「飛碟」的人民，更天天往空軍總部，海軍部情報處，以及其他各有關機關裏去攪，我和其他的美國記者，外國訪員，都像探囊取物一樣，不斷的在追逐着「飛碟」的內幕。一直到現在爲止，我雖然尚無法揭開整個的「飛碟」之謎，但最低限度，我可以向讀者報告一點比較實際，比較詳細的消息：

據李梅司令說：「關於「飛碟」問題，正在研究。根據余所獲得之一隻而言，該「飛碟」實係一隻錫箔所製之箱形風箏，橡皮汽球之殘軀，此物乃空軍氣象觀察用之機械，爲氣象台所用之一種極普通的儀器，雖則此箱形風箏中原曾裝有儀器，但在殘軀中却並未發現任何儀器」。惟據記者從另一可幾方面所獲之情報，證明「飛碟」確係一種新式的秘密武器，但此種秘密武器，目前尚在試驗期間，並未至成功的階段。亦如原子彈先在美國某荒島上，試驗一樣，故目前出現在美國天空的「飛碟」，僅係一種「未成功的試驗品」而已。因爲，從飛碟一經墜落地上或落到什麼時，即行破成粉碎一節看，證明「飛碟」在目前尚無殺傷能力。至將來是否能成爲一種可怕的武器，一時尚難斷言。時代是進步的，科學的發明更是日新月異，在原子彈秘密尚未公開之際，新式秘密武器的發明，自屬意料中事。現在美國人民之所以如此激動，其原因亦即在此。據美國很多科學家言，此種「飛碟」之發明，或係德國人搞的。火箭與無聲飛機以後的一種秘密武器。蓋「飛碟」亦係利用無線電控制，從操縱的動力而

言，是屬於同一性質。所不同者，「飛碟」的速度極高，每小時可行一千二百英里至兩千英里，環繞地球一週，僅需二十小時即够，但「火箭與無人飛碟」的速率則望塵莫及。自從德國投降後，蘇聯深入德境範圍甚廣，此批研究「飛碟」之德國科學家，可能均被蘇軍俘去。因美國的大批諜報人員，現已有種種跡象，證明「飛碟」係由北方竄入美國天空。據阿拉斯加和北極方面的諜報人員電告華府方面的軍事當局稱：謂每次「飛碟」竄入美國天空，均係從北方而來。故推測「飛碟」的基地，可能在蘇聯境內，而「飛碟」之發明，亦可能係蘇聯將德國科學家俘虜去蘇以後，繼續研究的結果。當美蘇正在

爲着原子彈的秘密，鬧得天翻地覆之際，蘇聯發明新式秘密的武器，以對抗美國的原子弹，也是很合常情的事，至「飛碟」將來的威力，據有些美國的科學家推測，裏面可能盛裝毒氣與赤菌，其威力或不致有原子弹大，但其難于防範，和破壞範圍的廣泛，恐將比原子弹強。因「飛碟」無聲，速度極大，隨時可以竄入各國，防不勝防，而亦無法防範。戰爭是殘酷的，新式武器的發明，也是會出不完的，第三次大戰發生時，我想像地球恐怕要毀滅！

(七月十日寄自華盛頓)

編者按：當此文寄到時，日本，香港與中國東北瀋陽、西安、蘇州等地陽上空，均先後發現「飛碟」

大選比例分配圖

之解釋



空落民小，奪我爭你

新華社在倫敦

是叛亂集團在倫敦的宣傳機構？

是「解放區」派駐歐洲的聯絡小站？

抑是為新聞而新聞的新聞社團。

本報倫敦特約記者 敬 丁

(倫敦航訊)六月裏，倫敦的天氣並沒有重慶那樣悶熱，可是，當我獲悉新華社將於六月十二日在倫敦成立分社的那一刹那，我却感到異常的煩燥，因為，一些挺新挺新的問題把我包圍住了，困惑住了啊！

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聽到關於新華社的消息了，為什麼她會不早不遲的在國內時局剛告明朗的時候跑到英國來活動呢？爲了想求得解答，我曾在倫敦新華社成立之後訪問了一次福里街(Leat Street)但却意外地失敗了。只帶回了更多的困惑與更多的煩燥。

新華社在倫敦所舉行的第一次報人聯誼會上，來賓祇有二三十個，而代表著名日報的更寥寥無幾，大概只有兩三個吧，情景是相當淒涼的，然而，即使是這樣，主人陳丕士先生似乎也已經感到滿意了，他激動地宣稱：「新華社將代表中國「解放區」在倫敦發佈每週公報，同時，他還給「解放區」下了一個美麗的註脚，說它不是美國的尾巴，也不是蘇聯的傀儡，而是一個前進的「民主行政區」，因此，他歡迎英國議會派員前往參觀，論

及新區北塔山事件時，陳先生臉上掛起了一絲不解的笑容說：「那是國民黨的一種政治性的外交攻勢，故意地誇大其詞，企圖刺激美國人的安全感，以便獲得新的貸款與新的援助。」

在倫敦新華社第一號的公報上，刊出陳先生一篇「最大的內戰」的文稿，然其內容，據英國朋友們的看法，均認爲材料並不怎麼太新鮮，大致仍像過去重慶新華日報上的那一套老調。當天英國議會的每一個上下議員，都收到了陳先生這樣的一封信：「倫敦新華社將是中國「解放區」與外而世界的一個連環。」

英國人那一股冷靜的勁兒真够大，第二天報上並沒有關於倫敦新華社活動的特殊記載，這的確頗使陳先生感到相當的失望。

當初我滿以爲在倫敦成立新華社後，可以轟轟烈烈的活動一番，以激起英國人的同情，但誰知，英國報界對於新華社，却是這樣的冷淡呢？在名義上，倫敦新華社的負責人，是英人雪里丹·瓊絲小姐(Sarah Jones)，但實際上的主持人則是華

人陳丕士先生(Tek Chen)瓊絲小姐是前英國戰時援華運動委員會的主持人之一，陳先生則是一家外國報社的記者，記者雖同他常常碰面，然因少有聯絲，故所知道的儘此而已。中國政府已正式下令通緝毛澤東總動員令已正式頒佈，儘管英國尊重新聞自由，儘管倫敦新華社特別努力奮鬥，然而，這個代表中國「解放區」發佈每週公報的通訊社前途與命運總是堪憂，總是可慮的，我想，她也許會就這麼消聲匿跡，不再會激起我的困惑，不再會激起我的煩燥了。

在英國，設立普通的新聞通訊社是不加限制的，報紙雜誌，在未到相當數額以內，亦無須登記，因此，新華社就很容易的在倫敦活躍了起來，可是，現在中國政府已正式頒發總動員法案了，中國共產黨已被視爲是一個叛亂的集團，以一個代表叛亂集團的宣傳機構，是否還能在外自由發佈公報，已早成此間華僑注意的課題，故倫敦新華社的命運也許像它在倫敦成立時一樣，是悄悄地來，也將悄悄地走的。

是英人雪里丹·瓊絲小姐(Sarah Jones)，但實際上的主持人則是華

三 一 實 業 社

>>>>>★<<<<<<

歡 迎 選 購	首 都 第 一	薄 利 主 義	高 等 百 貨
------------------	------------------	------------------	------------------

地址：太平路八十八號

勝 利 電 氣 公 司

最新式收音機
修理各種電器
出售各種零件
代配各種電器

工作迅速
收費低廉

地址：南京路三一八號
電話：二二五八一號

南京被單帳子公司

專營透涼羅蚊帳

大批
被單
童裝
蚊帳
毛巾

批發
柳衫
蚊帳
毛巾

香港
棉毛
被褥

中正路復興商場

關於台灣女人

她們像一朵早開的玫瑰，又似一株半謝的薔薇；乍看嬌豔欲滴，芬芳四溢；細望衣裳襤褸，萊容滿面。她們有着太多的災難和憂鬱，也有着無窮的酸辛與眼淚！

本刊旅行記者秋田寄自高雄

一 寫下台女生生活面

(本刊台灣通訊) 上次當我寫「台灣下女」的時候，我還在基隆；今天當我寫這篇通訊時，我已來到高雄。基隆與高雄的情調，完全兩樣。基隆在台灣北部，天天下雨；高雄則在台灣南端，時時括風。一個是陰雨綿綿，一個是黃沙滾滾；一個是「雨都」，一個是「風城」。象徵着兩個不同的極端，也刻劃出兩種不同的類型。在台灣，我就從這許多各種不同的極端，和各種不同的類型當中，開始慢慢的認識台灣女人，接近台灣女人，而我也慢慢的開始了解台灣女人。

在我未寫這篇正文以前，我首先要糾正一般人錯誤的觀感：以為一寫女人，便一定是談桃色的羅曼蒂克似

的新聞，或是色情的像「方型刊物」式的文字，假如「新聞」的讀者，要以這種心情來看我這篇通訊時，那他有這要失望的。因為，我筆根兒也沒有這種閒情逸致，來寫那些風花雪月的「軟性」文字，更沒有舞文弄墨的才華，來描寫那些才子佳人的風流軼事；我不過是想藉「新聞」一角的機會，來報道台灣女人的不幸，和台灣女人的苦難，以及台灣女人的期望！

台灣是女人的世界

到處皆可看到女人

初到台灣來的人，恐怕都有一種新鮮的感覺：認為台灣是一個「女人」的世界。大都市中，不僅各商店中的店員是女人，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是女人，旅館中的茶房是女人，擺設攤販的是女人，開電梯的是女人，飯店酒樓中的侍役是女人，電影院中的售票員，管理員是女人，美容院中的理髮匠是女人，各機關的傳達侍役是女人，出納，會計，打字員，資料員，書記，錄事是女人，各小學校中的教員十九也是女人，郵電局中的報務員，話務員是女人，甚至送信的郵差也是女人。在鄉村中，不僅下田耕種的是女人，栽花植樹的是女人，飼養牛馬的是女人，翻修馬路的是女人，在工廠中做工的也大半是女人。總之，台灣的女人，在過去日本人統治時代，是有充份就業的機會。這是日本人的恩寵，抑係台灣女人的幸運？只有留待未來的歷史家去評論。

據改組後的台灣省政府的統計：台灣的女人是多於男人的。按台灣現有人口共六百零四萬一千五百零六人，內男人佔三百萬零一萬三千五百五十六人，女人佔三百零二萬七千九百五十四人。這是改組後的台灣省政府根據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統計而統計的，事實上並不是新的材料。惟在台灣事變中，台灣的男人死傷約兩萬餘人，女人則死傷極少，故這個女人多於男人的比例，恐怕還要增大，這是相當可驚的。

光復帶來了失業

勝利帶來了悲哀

像國內一樣，台灣的女人，現在也正在鬧着失業的恐慌。據我從各種不同方面的調查，目前台灣在四十個人當中，平均便要有一個女人失業。在國內，女人失業，已經是司空見慣的常例，絲毫不足為奇。有些幸運的女人，雖然推門路，找男人寫信，幸

而找到一個飯碗，但女人在各機關中，也只是一個「多餘」的點綴，各機關的首長不過是敷衍敷衍門面而已。故國內女人失業，好像是在夢中注定的命運，社會上既未予以充分重視，女人本身亦常常自嘆自哀，頹唐得命，因為中國女人有一種傳統的美德，儘管自己受人排擠，遭人藐視，從未發生什麼流血大革命。像英國女人往往為了配給品減少了一點，便要大罵首相；美國女人也常常為了一點小事，而向杜魯門總統請願的事，在中國恐怕幾千年也不會有一次。然在台灣，這情形便比較嚴重。蓋在日本人統制時代，女職員的待遇是比男人低廉，女工的價錢也比男人便宜，是以各機關學校，各商店酒家，各公司行號，都競相延聘女人為職員，更競相爭用女人為傭工。這情形，尤其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台灣的男人大多被

徵為軍火工人，入齡的壯丁，也大半被日軍徵調至各地服役，有的做苦工，有的做軍隊，死的死，傷的傷，失蹤的失蹤，殘廢的殘廢，故女人就業的機會更多。而各機關起用女職員，也幾乎成了一種普遍的風氣；但是，自從勝利光復以後，由於國內去的許多外省人，大量的裁汰女職員，於是，本來在各機關服務的女人，便有些不幸失了業；而各工廠中大批的女工，因為有很多工廠不冒開，也不幸丟掉了飯碗；致使這些失業的台灣女人，紛紛移居；於是，有些年青風流的女人，便到各大酒樓飯館，或各旅店咖啡館中，去充當侍女，更大多淪為變相的妓女；而一輩徐娘半老的女人，便祇得腳纏街頭，靠擺設攤販過生活，然而，她們能怨恨誰呢？這是勝利所賜予她們的收穫，也是光復所賞賜她們的悲劇！

二 台灣女人的三種類型

要人太太做生意

台灣的女人，若簡單的分起來，可以別為兩種。一種是都市婦女，一種是鄉村婦女。而在都市婦女中，又可分為三類：一類是高級的，（指上層階級婦女而言），一類是普通的，（也就是中層階級的，（指一般知識階級，能够服務社會，大都是指公務人員的太太或職業婦女而言），一類是低級的，（也就是下層階級的，指下女，妓女，使女而言）。現在，我想先從都市婦女談起：

上層女人跑香港

都市婦女中的上層階級女人，大多是台灣紳士紳，土豪財主，或有錢商人，官僚政客，的太太，她們憑藉着年青時的優雅，和特殊的潛勢力，控制着台灣女人的最高主宰權。這一類的女人，完全是花瓶式的，她們不學無術，享受特權，完全倚仗丈夫的金錢，揮霍如土，穿金戴銀，處處顯示出高貴豪華，與眾不同的身份，她們做投機生意，跑香港東京，與國內去台灣省顯要們的太太完全打在一

起，不是台灣省婦女會的代表，便是各縣市的參議員，她們以台灣省婦女會代表的名義和身份在各地活動，但常常却出賣台灣省大多數女人的利益；當然，在上層婦女中也有好的，並不個個都是這樣。然那究竟是少數而又少數的，像這一種女人，因為是台灣省大多數的女人所痛恨，而亦為上層婦女中少數有作為的女人所不齒；然而，她們也像國內顯要們的太太一樣，具有一種特殊的權力，那些無權，無力，無錢，無勢的大多數女人又有什麼辦法呢？

中層女人最勇敢

辦公做活養男人

上層的婦女是這樣，下層的婦女，又像我上次在「台灣下女」中所描述的那樣，照這種情形看，台灣女人的前途不是很悲觀，沒有什麼出息了嗎？但，其實又不盡然。因為，台灣尚有大多數中層階級的婦女，和大多數的鄉村婦女，在維繫着台灣的命脈，支撐着台灣的社會。中層階級的婦女，包括各中學的女學生，和各機關中的女職員，各商店中的女店員，各學校中的女教師，以及各工廠中的女工。她們大多拿着最低的薪俸，做着最多的工作，吃着最大的辛苦，她們吃苦耐勞，勤奮儉樸，每天按時上工，孜孜不倦，碌碌不休，有些已婚而有子女的女人，除了白天上工，帶了一小盒冷飯在機關學校中於中午時吃晚飯，晚上下工歸來後，尚須為丈夫燒飯，為小孩子洗衣服，為家

庭備置一切。有時，還常常替點零工（大多是手工業），連夜趕做，希望找點外水，以彌補補家庭的開銷。她們不倚賴男人，完全靠養自己的勞力來養活自己，維持家庭。

下層女人是牛馬

出賣靈魂過生涯

至於鄉村婦女，那更是勞碌不堪，辛苦無已。她們除了有一小部份在工廠中努力在農作物的耕種上，她們除了下種播種，插秧割稻，飼養馬牛，栽花種樹，採茶養蠶，還須修橋補路，照料家務，一切的一切，完全集中在女人身上。台灣的男人，可以坐在家裏吃飯睡覺，一點事也不做，有時太太從外面工作歸來，往往為了一點小事，還要挨丈夫的罵，受男人的氣。因為在日本統制時代，有一種重男輕女的惡習，加以生活高壓，致有些家庭當因子女業多，無力負擔，而將女兒賣給有錢的人家作養女，說起這些養女的命運，真是可憐極了。小的時候便寄人籬下，挨冷受餓，大的時候，不是嫁給有錢的人做姨太太，便是賣給青樓中為妓女，她們的路只此兩條，很少逃出這兩件路的範疇。故在台灣，「養女」之風甚熾，就國內過去重童婚的制度一樣。在日本統制時代，橫豎是抱着一以制台均係受日本傳統遺毒（未完，本期因稿件擁擠，下期續完。）

立委暑期返鄉去

砲選票選又一套

(上文接第二頁)

與爭名額同時的，大規模的競選攻勢，也在暗中開始了，立法院破例的於七八月休會二月，這當然是大開方便之門，給立委們返鄉競選的一個機會，孫院長曾為此並特贈立委們每位調查費數百萬元，這調查費當然就是另一名稱的活動用費，以盡其加油打氣的作用。

我們姑且如此說，這是一種大規模返鄉運動吧！許多政客，官僚，財閥，失意軍人，黨派中活動份子以及各色各樣的高官新貴們！今日甚至返鄉或準備返籍活動了，數十年未跨過家鄉之門甚至不屑返鄉的這些貴賓，今日也勉為歡笑與家鄉的父老們殷勤聯歡了，托黨國元老寫介紹函，印履歷片宣傳品為自己吹噓，請客說情，甚至賄賂預定選票，總之，一切想得到的辦法，現在是全部揭開表演了。

不幸，在力求踏上民主政治的我國，在正當要表演一下民主作風的普選時候，我們的歷史傳統，我們的槍砲權力意識，又在蠢蠢欲動，要阻礙我們前進了，不是外面已經有團體將以砲選票選政策打倒一切嗎？所謂砲選也就是槍桿作用，我開個名單，叫你們非選不可，否則，利誘，威脅，失蹤，綁架！反正你們非選我及我的伙伴不可，票選乃鈔票政策，你們不選我，我就拿鈔票打你，據說某某省某某等集團，已經集中現鈔四百億元在準備競選，這也是一種投資活動，一種傑作，但，人家是看得遠的，大概冒險家的總是利益無窮的吧！

職業團體小圈子

區域選擇大戰場

現在各處是一片競選活動的騷音，為輿論領導的新開界，袞袞諸公也在準備佈置了，聽說新聞報胡建中，都是準備一試身手的，這些先生們都是有固定的地盤，擁有一定票數的幹部和羣衆的，其實，職業團體婦女團體邊疆僑民的選舉，都還是比較簡單的，因為這是外面不能插入的一個小圈子，還不過是領袖間的爭，看明朝鹿死誰手而已。

區域選舉將是今後選舉最激烈的場所，她非但包括的人多，區域廣大，而且也是情況最為複雜，這比如一個競選的大海，龍蛇與烏龜王八是混在一起的。

大官辭職來參戰

角逐立委最激烈

在區域選舉中，國大代表是每縣至少一名，立法委員是以每百萬人比例選出一名，一般的說來，今日競選國大代表的人與競選立委的人是不同的，制立法院機關的，而且立委祇有六百多，會議期也比較短，比起三年才開一次會，集三千餘人於一堂議論國大代表名義好聽，實是在有權力的多，所以，儘管國大代表名義好聽，實是在有權力的多，所以，競選也將是最為激烈，現在甚至已有不少中央委員，政府的高級官吏在開始佈置陣容準備活動了，據票左右，就準可當選了，這也就是我們這些要員們，不恥下居的原因，這當然需要撤換黨政機構，請鄉鎮長客了，記得若干年前，當上屆國大普選的時候，若干業為人不齒的保甲長們，曾為要員們當實表示過敬意一番，冷落了多年的他們，大概今日又要做一次大人了。

因為有立委競選的緊張場面而在，國大代表就不成爲唯一的競選對象了，但，雖有若干好手退出這一陣容新進後輩却又擠了進來，使它鬧熱了，若干

(下轉第八頁)

益精

司公鏡眼

欣翔王任主光驗
家專鏡配光驗

★號六八一一路平太京南★

行紙藝美

中外紙張
印刷材料
零躉批發
歡迎選購

(南宮行大)號八十路平太京南

店飯華大

冷飲
小吃

音樂
餐廳

筵席
京川

址地

中街甯永關下京南

首 都 警 察 廳 長 韓 文 煥 含 冤 記

· 英 任 ·

★ 葛 糾 的 起 引 所 子 房 幢 一 由 用 作 治 政 的 限 無 着 含 包 ★

六月十四日南京新民等四報，同時刊出首都警察廳韓文煥廳長新築公館即將落成之消息，內容是：

「首都警察廳長韓文煥在東京頤和路二十六號建築大廈，即將落成，該廈佔地甚廣，規模之大，在本京向無其匹，內部有花園等設備與佈置，極其豪華，置身其中，宛如富庭，聞韓氏經營該廈曾耗費達金條五十根及國幣三億元。」云云。

這條新聞一經各報刊出，許多人均為之愕然，於是，便引起當事人韓廳長的驚恐了，他驚恐的不是新聞中的事實，因為像他這種廳長階級的大官，尤其是首都的警察廳長，修建這座一座的房子，並不稀奇，與他官階相等而較更闊者還多着呢。算得甚麼？他所驚恐的是發佈這條新聞的是「警光社」，「警光社」屬警察界的，中央警察學校的機關通訊社，而通訊社的最高指導者為中央警校的教育長李士珍，韓文煥氏又是警校高級警官研究班的畢業生，照理講警光社與韓文煥原是同一系統，同一系統的警光社這樣不客氣，很顯然的，其中就大有文章了。如果是普通的通訊社，以首都警察廳長的職權原可加以非難，但對象是警光社，警光社背後是警校。警校背後還有人。

酒醉還要酒來解，軟和的辦法，只有請警光社發消息更正，於是第二天新民等四報乃照樣登載，警光社來函更正新聞一則稱：

「昨載華麗如富庭，耗費金條五十根，法幣數億元之說，並非事實，或為記者傳聞之誤，用特再為露佈，並向韓氏表示歉意云。」

但是報館對來函更正向例刊在不顯著的角落裏，且不標題，引不起讀者注意，所以韓氏第二天又要求警光社刊登廣告更正：內容大致相同，並謂：「其面積建築均係遵照市府一般規定，一如普通住宅，華麗如富庭耗費金條五十根，法幣數億元之說，並無事實」。既如普通住宅，那麼耗費金條五十根，法幣數億元自然並無事實了，何得冠以富庭呢？

這一則新聞的登出，本已引起各報記者的好奇，第二天發消息更正，第三天又登出廣告更正，更引起記者們的好奇了，於是有些好事的記者，都一個個的跑到頤和路二十六號去採訪，而某通訊社更動員了全聚人馬從參觀記之收集，本想寫一本「韓公館文章發表」，但大家採訪後，並未見有富庭模樣，華麗與否那是各人的審美問題，大體講來是很不錯的。聽說，蔣主席有次車過頤和路，對這座「普通住宅」頗為欣賞，問車務局長俞濟時，這是誰家？答是韓廳長的，主席都為之點首不語，頤和路上的公館林立，警光社為何獨對韓廳長的公館發生這樣濃厚的興趣？其中的内幕自然還是值得談談的。

對這則新聞的發出，熟悉警界的人士說警光社實有重大的政治作用，更有人將警校教育長攬在其中，李氏

長警校教育達十年之久，全國警官出其門下，實際上能控制全國警察的只有李氏一人，近年以來警校天天在擴大，勝利後復員轉業軍官均編入警校受訓，顯然警校有向軍校取代之趨勢，李士珍的地位當然是登奉造極了。李氏自己也曾說過，他在蔣主席面前所保薦的中少將階級的將官數在百人以上，各省民政廳長及省會警察局長，間接直接都是因他的關係而出任的。

但是有個例外，京滬兩地警察廳局長不是他，上海方面的宣鐵音局長最近才辭去兼職，他根本不是李的人，而首都方面的韓文煥廳長雖然是警校高研班的畢業學生，但是他是貴州人，是何應欽將軍的忠實幹部，廳長一職是何應欽將軍的忠實代表他的，有這種複雜的原因在內，所以這次警光社麻煩韓文煥，有人就把李士珍扯在裏頭了，其實，李士珍並不知此事。

不過警校中有這樣的傳說，有某先生頗受李士珍所賞識，有意保某先生任上海警察廳局長，但當時是宣鐵音在座，宣兩年來在上海極深蒂固，成績斐然，當局頗為滿意，要動他頭感棘手。因此拉轉馬頭，認定韓文煥是個很大的目標，第一，他是如何火，現在在某某當道的時候，遠水不能救近火，第二，「五，二〇」學潮事件發生後，各方對韓施加責難，說他處置失當，這又是個很大的要點，所以乃發動全面攻勢竭力推舉某先生，

寶元通

公 司

百貨巨擘
花色總匯
價廉物美
有口皆碑
歡迎比較

口宮行大路東山中(京南)

星 華

地址：
林森路碑亭巷
七十一號

新 型 設 備

電 光 攝 影

電 光 照 相 館

泰 豐 南 貨 醬 園

新張伊始
南北雜貨
各種醬菜
應有盡有
自製
三伏秋油
特別瓶裝
衛生醬油
鮮美無比
歡迎選購

號 1 橋 門 北 廊 衣 估 京 南

一方面發動韓的下場「普則」，再方面則利用警光社作文字攻擊，並有人這樣說警光社爲了要發佈這條消息，事先化三天工夫從事資料之搜集，所有韓氏新廈的圖樣及估價合同都已弄到手才發新聞的，後來所以更正，完全是過場，因爲宣傳的目的是在先入爲主，聰明人決不馬上更正的。

韓氏遭受這種嚴重的攻擊，爲何還未垮呢？這其中也有個原因，無疑地，警光社宣傳韓氏的目的，無非在揭發他的暴發內幕，既有五十根金條，三億元來建築公館，那麼，韓氏在銀行裏的存款以及他的不動產與現金股票等當然相當可觀的了，這筆錢不是貪污是什麼？不過，據內幕人士稱：韓氏的錢大部份是在接收時集起來的，因爲，韓氏是來京接收最早的數人之一，那時南京黃金每兩僅三萬元，韓氏着實買進了一批，直到金價漲到八十幾萬，政府宣佈黃金官價之前，才運至上海脫手的，他的錢，都是憑他的眼光，在合理情形下賺來的。貪污是絕對沒有的事。自然攻不垮。

韓氏所以遭致他人的攻擊，除了上述兩原因外，尚有其他原因，第一，韓氏向來不預聞，記者三十三年在貴陽某報工作時，韓氏適任省府保安處長兼青年團支團幹事長以及重慶支會理事長，並無多少經費可查活動，三十四年韓氏辭去上項職務後，就任政治部第二廳長以前，聞居重慶中央黨部時，出門無車，每天光着兩腳上下於兩浮支路，曾幾何時，如今一九四七年最新式之美國汽車出入於南

江 川 臨

本莊毛筆註冊商標
品質優良「臨」字爲記
加工督造惠顧諸君
退還馳名謹防假冒

正 章

乾洗 機染 織補

歷久耐用 出品精良

亭碑巷四二四號

京市上了，無怪旁人要眼紅。第二，這座新廈自然是刺激敵人的目標之一，第三，現在首都警察廳的預算等於一個省的預算。第四，首都警察廳每年的撥款數目總在百億以上。但是，韓氏受人這樣攻擊爲何不垮，還有三個原因，第一，韓氏對下採取和平政策，對警校方面講人疏通。第二，何應欽雖遠在國外，但吳文官長期居，是他的老長官，自然要助他一臂之力；第三，他沒有貪污。韓氏是聰明人，當然更知道急流勇退。而且他在南京雖無卓然成績，也無大過，縱令調換他人，是否能勝過韓文煥亦是問題，一動不如一靜，故韓文煥依然可以穩做首都警察廳長。但韓氏經此一番糾葛後，內心的確是相當苦悶的。(本文保留原文五百字)

錦 蘭

野醬味專家
適口清潔
五香醬肉 異味熏魚
祕製醬鴨 嫩童醬鷄
鷄魚肉鬆 湖山野味

南京中央商場南部

天 興 無 綫 電 行

專門技師負責修理
備有電擴大機出租

★號四一三路康建★
號六四九二二：話電

萬 五 隆 鐵 廠

美觀新穎 零躉批發
萬八七 隆八〇七
牌八〇七 商標四

定期不誤 歡迎比較

鎖門門洋 鎖門門窗 鎖門門窗 鎖門門窗

◆號四八一一路正中京南◆